

在上海書展邂逅文藝名家

40余年唐詩研究總結性著作《唐五代詩全編》將出版，陳尚君說——

努力回到唐人立場，還原唐詩原貌

■本報記者 李婷

“我晚上從復旦大學北門的一條小路回家，只感覺兩邊的樹葉落了，又繁茂了，又枯了，就這樣一年一年過去，這部書（《唐五代詩全編》）終於完成了，但我內心感到非常惶恐。”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唐詩研究專家陳尚君說，惶恐源自對學術的嚴謹認真，“但一個人一生能做成這樣一件事，為國家民族的文化積累盡綿薄之力，非常榮幸。”

多元多层次反映唐詩文本狀況

“我從1981年研究生畢業那年開始接觸唐詩文獻，最初做的是唐詩補遺、考訂。”在《唐五代詩全編》三人談暨讀者分享會上，從回顧學術歷程開始，他自承研治唐詩40余年，可說每天都在進行唐詩文獻的考證整理工作。在這期間，陸續出版了《全唐詩

補編》《全唐詩補編》等重要著作，這部《唐五代詩全編》無疑是花費心血最多的，他將其視為清代所編《全唐詩》的升級版。康熙四十五年清人編的《全唐詩》是為目前大眾最熟知、體量最大的唐詩總集文獻。這部900卷的大書，由十位江南在籍翰林用一年半時間編完。迅速成書的原因，是充分利用了明末胡震亨《唐音統笈》和清初季振宜《全唐詩》的積累。該書雖然極大地帶動了此後300年唐詩研究的展開，但本身存在許多問題。陳尚君說，《全唐詩》收錄的49403首詩之中，誤收唐以前和宋以後的詩大約是1500首，而一首詩分別見於兩人或更多人名下的將近7000首，沒有收的唐五代詩超過1萬首。至於作者小傳之缺訛，詩歌錄文之訛誤，更是所在多有，不勝枚舉。因此，從上世紀50年代的計劃，上世紀80年代末曾擬集體合作，但一直未能完成。當年圍繞編撰方法——是在《全唐詩》里邊改編還是窮盡現有的文獻來重新編撰，採取傳統的大小字夾注出校還是校記一律列在詩後，以及是不是要記錄每一首唐詩的文本來源，爭論一直不斷。

的唐詩，充分利用最新學術研究成果，以求還原唐詩文本變化的軌跡。以率先亮相的“試讀本”為例，它收錄《唐五代詩全編》中卷七百五十五至七百二十一杜牧部分，刪除了《全唐詩》已收而肯定不是杜牧的詩75首，存留的457首詩中，仍有30多首與杜牧生平有格，但又不知為誰所作，選擇存而加按，疑而不刪。在這些作品旁以按語的方式將前人的說法呈現出來，供讀者做判斷。“年輕的時候喜歡做‘翻案’文章，即要表達自己見解與別人不同。現在我更希望做的事情是‘存而不斷’。”他舉例，李白作品《姑孰十詠》，或被认为是李赤寫的。蘇東坡曾言：“余嘗舟次姑孰堂下，讀《姑孰十詠》，怪其語淺近，不類李白。”然而，《唐五代詩全編》依舊收錄了這組詩。“李白雖是詩仙，但也有水平不那麼高的作品，我們能做的是多元多层次反映唐詩文本狀況。”

為古籍整理提供新的範式

“我們生活在一個幸運的時代，隨着科技的進步，人們獲得文獻、檢索文獻，掌握前人學術成果越來越便利。這些文獻和學術成果是前輩們的智慧結晶，將這些智慧結晶匯集起來，讓它們以一個可靠的面貌向世人展現，讓讀者共享學術研究成果，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陳尚君說，

■本報記者 王中

“近三年交大大社已經實現版權輸出累計近30種，實現了進出口文化貿易的順差。”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陳華棟日前在書展上透露的信息，背後是我國科技出版“出海”總體勢頭良好，已出現了一批“單點突破”的“快船”。科技出版走出去，不斷提升中國學者和中國科技的國際“能見度”。

與此同時，從借船、買船到造船出海，中國科技出版如何更高质量地“揚帆出海”，上海書展相關論壇上業內代表在總結成績的同時，也提出了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

豐富資源的科技出版不斷刷新國際視野

中國是當之無愧的製造業大國。據統計，在500項世界主要的工業技術領域當中，中國有230多項穩居世界第一；同時，中國也是學術研究大國，根據2021年的資料，中國學者在化工、文獻和數學等領域的論文佔了23%的份額，超過美國的20%，居世界第一。

製造業與學術研究的交相輝映，也為中國的科技出版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例如中國商飛CRJ929總設計師、C919大型客機常務副總設計師陳迎春表示，2008年中國商飛成立，2009年上海交大出版社就開工了大飛機出版工程，到現在出版了200余本書，也形成了各類圖書、工具書、會議論文、期刊平台。

而科技出版要走出去，就必須拓展國際視野、加強國際合作，發揮出版的協同者和組織者的作用。據中國科技出版傳媒集團的總編輯彭斌透露，中國的科技出版不僅有與國際專業出版集團合作“借船出海”的模式，有并購海外科技出版社的“買船出海”模式，也出現了如中華醫學會打造獨立運營的英文期刊傳播平台MedNexus的“造船出海”模式。

揚起數字出版風帆，加快轉型升級

從產業結構來看，根據國際出版商協會2021年度的報告，疫情前的2019年全球科技出版市場規模大約為280億美元，其中科技出版市場和數字平台服務市場，各佔50%。而在科技出版市場中，科技期刊佔比達78%，佔據了核心的地位。因此，清華大學出版社社長邱星清表示：“科技期刊出版及數字平台建設，毫無疑問是新时代科技出版的主戰場，也是科技出版‘走出去’的主力軍。”

同樣根據2021年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在數字出版方面最領先的出版社的收入佔比還不到20%，而國際上不少先進的科技出版公司例如騰訊集團，每年的營收在100億美元左右，其中90%左右來自數字出版。此外，2021年我國的數字出版產業整體規模全年超過1.2萬億元，但是其中互聯網期刊、電子圖書、數字報紙的總收入只有100億元。

國外領先的數字出版並不是僅僅提供數據庫服務，還實現了向知識服務的轉型升級，這種融合出版是當前出版發展的新形式。例如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以數據庫云平台作為支撐，在全國產生了比較好的影響；今年還發布了全國首個中醫疾病古籍整理數據庫，再加上依托之前的大飛機出版工程，在知識服務平台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與此同時，經歷過疫情的沖擊後，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學術出版比重進一步提升，已經從過去的28%漲到目前的40%左右。作為對照，中國出版市場的現狀是教育出版銷售碼洋在50%左右，利潤佔到整個出版業的70%以上，而學術出版佔估計只佔到整個出版產業的5%左右，差距十分明顯。

內容為王之後，需加強對海外市場的研究

“科技出版要在技術上追求準確性、寫作上追求高品質。”中國編輯學會會長、上海交大出版傳媒研究院院長郝振省說。他介紹說此前出版的《中國科技之路叢書》由15家出版社聯合編輯，在內容上由科學院院長擔任編委會主任，每個卷冊都由院士擔任主編把關，保證了內容方向和科學性。此外，在圖書出版編輯階段對編校質量上提出高要求，最終這套叢書最高的差錯率是萬分之0.46，最低的是萬分之0.11，全部達到了萬分之一差錯率以下的優良標準。

優質的內容更需要優質的推廣渠道與方法。在國外的圖書展覽上開發布會，是向世界推介中國出版作品的常用方式之一。但中國圖書評論學會會長郭亞強觀察到，有時候發布會的实际效果不好。“要搞清楚發布會是為了實現什麼目標，瞄准什麼群體，要把書推給什麼群體去？”郭亞強發現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讀者，逛書展的習慣也不一样。比如中國香港的讀者更喜歡逛幾十平方米的小展會，因為找書比大展覽更方便；而且香港讀者進門後習慣往左边走，這樣在右邊的展會就相對吃虧一些。類似這樣的細節需要出版機構細致觀察、積極研究；“走出去要務實，一方面要沉下心來，不必急于求成，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緊迫感。”

讀過《狼厅》三部曲，沒有人想穿越回都铎王朝

——譯者和學者共話希拉里·曼特爾凭什么讓通俗的歷史小說兩獲布克獎

■本報記者 柳青

在英語世界，圍繞着都铎王朝的歷史演繹，尤其亨利八世的“娶妻風波”，形成了人們喜聞樂見的“英語宮斗宇宙”，從中產生了歷史小說交叉着浪漫言情小說的龐大產業。“亨利八世和他的皇后們”在英語通俗文學中的地位，相當於中文語境里的《甄嬛傳》，這一類小說通常是流水線生產的快消讀物，擺在超市的收銀台邊。但希拉里·曼特爾的“都铎三部曲”——《狼厅》《提堂》和《鏡與光》——不僅從飽和的類型小說中脫穎而出，更是在嚴肅文學的領域，兩度獲得布克獎。

這位女作家怎樣從人們熟悉的史料里開掘並創造出一幅獨特的歷史群像？借今年上海書展的機會，“都铎三部曲”的譯者劉國枝教授和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肖一之交流了他們精讀曼特爾作品的心得。他們認為，曼特爾能兩獲布克獎，躋身庫切和阿特伍德這樣傑出作家的行列，很重要的原因在於她写出了有灰度的人物，這種“灰度”既是權力遊戲中人性的底色，也是人物從歷史的陰影中逐漸顯形。作家用非凡的想象力解讀了一段被反復演義的歷史，讓任何仔細讀過小說的讀者都不想穿越回那個皇權翻雲覆雨的年代。

從歷史迷霧中走出了克倫威爾

英國國王亨利八世一生娶了六個王后，為了繼承人問題，生不出兒子的王后們接二連三地被休了或殺了，人稱“王后收割機”。皇室八卦是表象，背後實則是亨利八世和羅馬教廷決裂、英國的宗教改革以及向現代化國家的轉型。英語世界的人們對這段血腥暴力歷史的熟悉程度，在中文世界大致對應康熙九子奪嫡。

肖一之認為，曼特爾能在人們熟悉的故事里寫出新的洞見，很大程度上在於她選擇了一個在之前的敘事中被忽略的人物，也就是出身寒微的托馬斯·克倫威爾。他經歷不可思議的階層躍遷，成為亨利八世的心腹，在英國歷史轉型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却因為觸動貴族利益而被老派門閥污名化。和他直接相關的史料很有限，這是一個陷在歷史迷霧里的影子。在這一點上，BBC改編的劇集《狼厅》極為精準地抓住了人物的特質，也捕捉到小說的



精神。電視劇第一集越過小說開篇的內容，直接進入紅衣主教沃爾西被抄家的那段，觀眾聽到紅衣主教一直在和公爵對話，在這樣充滿懸念的壓抑氛圍里，托馬斯·克倫威爾從暗處走了出來。這個開場構成對克倫威爾一生的隱喻，也是小說三部曲劃出的完整的人物弧線——默默無聞的他，從黑暗的地方走到光亮。

劉國枝談到翻譯過程，小說文本製造的最直觀印象是克倫威爾從模糊的身影逐漸變得有清晰的體積感。在《狼厅》里，克倫威爾離開了父親，一個粗野的窮小子浪迹歐洲，他的形象是模糊的，他的出身是模糊的，他像是簾子後面的人，是被遮蔽的。到《提堂》時，他慢慢顯身了，他幫助國王擺脫了第一任王后凱瑟琳，如願娶到安妮·博林，他的地位攀升，存在的清晰度越來越強。這時故事緊張起來，國王很快厭煩了豪橫又生不出兒子的安妮，他要新的婚姻，於是克倫威爾陷入了安妮的罪過，把她送上斷頭台。《鏡與光》開始於王后掉落的人頭，擲地有聲，這一刻克倫威爾是非常膨脹的，他認為自己可以做到一切，這時作者明確提到，他50歲了。克倫威爾從一個影子般的人物變成了眾人視線中的焦點，他走到所有人的前面，甚至走到亨利八世前面。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追求，大包大攬國王的第四段婚姻。隨着他的權力欲望

膨脹，他的身體也在膨脹，不斷地發瘋，穿浮夸的衣服，像當初紅衣主教沃爾西那樣，這些終於成為旧貴族們攻擊他的靶子。最後，亨利八世厭棄他，使他瞬間墜入地獄，旧貴族用他往日日陷安妮的手段施其其身，他像他的導師沃爾西那樣走上末路。

劉國枝和肖一之都談到，曼特爾寫出了一條特別的“人物曲線”。克倫威爾因為被紅衣主教沃爾西賞識，被帶入了貴族圈層。在三部曲的早期，克倫威爾遇到難題時就會想起沃爾西。隨着他逐漸攀升到權力巔峰，沃爾西的鬼魂不再出現。當他被關入倫敦塔，這時沃爾西鬼魂又回來了。至此，《鏡與光》和《狼厅》形成了循環式的閉環，最終，克倫威爾站到了沃爾西的位置。曼特爾明確地寫出，過去，歷史和鬼魂這三樣東西本質是相同的，歷史和過去都是纏繞着生活的鬼魂。

這個17世紀的英國神話是虛妄的鏡像

“都铎三部曲”塑造了一群棱角分明的人物，有仗着西班牙背景而性情強勢的凱瑟琳，有深諳女性魅力而器張跋扈的安妮，也有看似溫順實則步步為營的簡，以至於這三部曲也被形容為“女版权力的游戏”。然而劉國枝認為，女人主動投身权力游戏，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出於個人欲望，她們更多的是被男性主宰的家族利益所綁架，她們的婚姻和生命都是男性權力斗争的犧牲品。在都铎王朝的宮斗風雲里，唯一的核心理念是國王。

曼特爾在小說結尾引用了意大利詩人彼得拉克的詩：“在我之後你們能活得很久，你們也許會迎來更好的時代。當黑暗散去，我們的後人將走進純淨光輝中。”她明確地把克倫威爾塑造成召喚新时代的人，但他死在新时代的前夜，死前有透徹且痛苦的領悟：國王是鏡子，他是暗淡的演員，鏡子把光反射在他的身上。他發不出光——國王的恩寵沒了，他也就沒有了。

曼特爾寫得最冷靜也最動人的部分是克倫威爾的覆滅，他的被捕沒有任何預兆。他前一刻還是國王親信的高官，下一刻就被剝奪職位。亨利八世自我中心地地隨機定奪着他人的生死。之前他和克倫威爾還在聊私生活，很是傷感念旧，結果扭頭就要砍對方的頭。克倫威爾虛妄地以為自己和國王分享着英格蘭的政治前途，反而是和他亦敵亦友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大使不止一次地提醒他：“只要國王變了心意，你會一無所有。”小說的後半程，克倫威爾一次次地在鏡子里看着自己，一個鐵匠的兒子位極人臣，這在17世紀的英國是個神話，但這個神話本身就是鏡像，是鏡子照出的虛妄。

不说再见！上海書展以“愛”致敬閱讀感恩讀者

（上接第一版）

四川展團以“四川的東坡 世界的蘇軾”為主題佈局，將三蘇文化元素作為視覺中心，融合三星堆、大熊貓等最具辨識度名片，彰顯巴蜀文化獨特魅力。世紀出版集團拿出近一半展區面積打造世紀國學館，以“泱泱大國 皇皇巨觀”為主題，推出“中華經典文獻世紀精品展”，讓更多讀者走近典籍領略傳統文化之美。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在此聚首，簡牘整理的最新成果在此呈現，以書法、繪畫、篆刻等為代表的藝術類古文字整理取得突破。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旗下20多個出版公司和品牌集中參展，為歷年規模之最，集團負責人表示：上海是其品牌受眾的核心區域，只有來到現場才能獲得讀者最直觀的反馈。華文出版社一口氣在書展舉辦了十場新書分享活動，包括作家羅生元《顧爾芬：把理想寫在祖國藍天》、林語堂研究領域開拓者施建偉《林語堂傳》、資深傳記作家羅銀勝《優雅百年：楊絳全傳》等傳記，三位作者均是筆力深厚的作家與研究者，傳主也皆是大眾耳熟能詳的名人，且與上海有着不解之緣……

華文出版社社長包君由衷感嘆：“上海的文化氛圍熱烈浪漫！上海讀者是能夠把文化情懷付諸閱讀行動的優質讀者。他們文化水平與文學修養高，熱忱有禮、溫和有序，還能與作者進行深入互動。”讀者的購書熱情也令包君感動——“風雨酷暑無阻，書展幾乎天天爆滿，有白髮蒼蒼的老人，80多歲抱着一大袋書；有年幼孩子被媽媽領着坐在地上看書；有抓住暑假尾巴前來打卡的孩子；還有拖着行李箱在下班後匆匆加入夜場的情侶……他們的七夕約會竟是在書展。每一次上海書展都讓我們感動，這一屆尤為驚喜！”

双向奔赴，作者讀者給予彼此熱情與信心

資深出版人徐海觀察到，“上海讀者的樂趣在於，用10元門票發現了無數寶貝、無限知識和無窮歡樂”，而同行們“借一年一度的上海書展，大家不是‘相談甚歡’而是‘相談甚戚’”，匯聚書展的好書分享活動之密集、形式之多元，讓“上海書展期間最緊湊的不是作者和出版人，而是讀者——他們必須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間內進行取舍。”

和讀者給予彼此熱情與信心。從收銀台前排起的長隊，到熙熙攘攘的“淘書樂”專區，人頭攢動的景象遍布各個角落，全場“燃燒”着熱烈的閱讀氣氛。恰如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創負責人簡恒喜喜歡書展的理由是——“縹緲的讀者在書展上變成了具體的人，我愛具體的人。”

堅持“為價值搭台，向品質致敬”定位，書展主會場和分會場等為讀者準備了850場高質量閱讀活動。中國出版集團第14屆讀者大會暨“書香中國”上海閱讀論壇、行進的風景——中國作協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等大型活動首次落地上海書展。

讀者們對思南讀書會、國學七天七堂課、上海國際文學周、書香上海之夏等品牌活動熱情不減，楊志軍、畢飛宇、孫甘露、莫砺鋒、馬伯庸等知名作家與讀者面對面交流。全市16區和臨港新片区推出各具特色的“一區一特色”特色分會場、閱讀分會場，閱讀場所從圖書館、書店到博物館、旅遊景點、商業樓宇，閱讀和城市文旅空間充分融合。上海書展持續發揮輻射效應，2023上海書展三明明分會場活動同期舉辦，巩固拓展了沪明兩地文化領域對口合作渠道。還值得記住的，是場內外137名志願者全力以赴，為讀者安全順利觀展保駕護航。書展諮詢服務點、志願服務崗亭共接待讀者超15萬人次，郵政服務和包裹寄存近6000單，醫療服務近40次。



我愛讀書 我愛生活 Love Reading Love Life